

的實平淡平凡

生先國經蔣

•著平元李•



平凡平淡平實的蔣經國先生

著作者：李元平
出版者：青年戰士報

地 址：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

電話號碼：三二一六九六三〇

郵撥帳號：五八二二

印 刷 者：一成印刷有限公司
電 話：九二一七五六六

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
華 華 華 華 華 華 華
民 民 民 民 民 民 民
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
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
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
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
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
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
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
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
民 民 民 民 民 民 民
華 華 華 華 華 華 華
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
版初日五月五年
版再訂修日一月六年
版三月十年
版四月九年
版五月一十年
版六月九年
版七月四年
版八月三十年
版九月一年
版十月十年
版十一月二十年
版十二月三十年
版一月三十年
版二月三十年
版三月三十年
版四月三十年
版五六月三十年
版六七月三十年
版七月三十年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定價：一〇〇元

平凡平淡平實的蔣經國先生

著作者：李元平
出版社：青年戰士報
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

電話號碼：
三五二一七六八九一六三〇

郵撥帳號：五八二一

電 印 刷 者：一成印刷有限公司
話：九二一七五六六

翻版權所有

定價：一〇〇元

(
特
載)

我所受的庭訓



。生先國經的時兒幼抱懷人夫太王

民國卅六年，隨侍 蔣公重修蔣氏家廟。





。影合人夫及公蔣 侍隨，人家同率

特載：

我所受的庭訓

蔣經國著

父親對於我們兄弟的教育，是非常嚴格和認真的；不管在家、在外，都是經常來信指示我們寫字、讀書和做事、做人的道理。父親這樣愛護和教養我們兄弟，實在使我們永遠不能忘記！

父親對我的教育，在我幼年時代，即已非常認真。關於認字方面，記得在民國九年的時候，父親就要我讀說文解字，寄給我一部段玉裁註解的說文，並且指示說：

「此書每日識得十字，則三年內必可讀完，一生受用不盡矣。讀書第一要當心聽講，認識一字，須要曉得一字之解說，不可讀過就算。」

到了第二年，又來信囑我讀爾雅。父親特別關心我的寫字，因為我的字寫得不好和潦草的緣故。民國十二年五月，父親發現我的信中有塗抹錯字的地方，就立刻來信糾正說：

平凡平淡平實的蔣經國先生

「你五月一日來信，我已經收到了。你的信，比從前寫得好；但「五」字寫錯至「五」就抹去，是不可以的，以後遇有寫錯的字，雖落筆已發覺，亦應寫個完全，再為抹去。」

這種訓示，雖是教我寫字，其實也是在教導我們做事不可苟且，不可虎頭蛇尾，定要有始有終。一個人如果沒有毅力，是不會成功的；父親對我的這種啓示，在我的腦海中極為深刻。民國十三年，父親在黃埔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，當時那麼繁忙，仍舊寫信指示我關於寫字的方法說：

「寫字筆劃宜清楚，且要字字分明，切不可潦草糊塗。寫信的字，亦要像我寫的一樣大，不可太小。」

不久又給我一信說：

「你的字已稍有進步，但用墨尚欠講究，時有過濃過淡之病，筆力亦欠雄壯。須間日書寫一次，要在古帖中之橫、直、鉤、點、撇、捺處體會。注意：提筆須高，手腕須懸也。」

祇就寫字一事，一直到我回國後，還是十分關心的，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父親來信說：

「初學字體，應學習譚字為宜，最好學帖，蘇字或趙字均可，以其易學也。

。」

又說：

「至於中文讀書寫字之法，在曾公家訓與家書中，言之甚詳。你們如能詳看其家訓與家書，不特於『國學』有心得，必於精神道德皆可成為中國之政治家，不可以其時代已過而忽之也！」

父親不問什麼事，教導我們時，總是希望我們於日常生活之間潛移默化，以達到踐履篤實的地步；亦即是於日常生活中，養成良好的習慣和能力，這當然是受了王陽明哲學的影響。

父親指示我讀書，最主要的是四書，尤其是孟子；對於曾文正公家書，也甚為重視。後來又叫我看王陽明全集等等。民國十一年，父親要到福建去的前一天，還寫信告訴我說：

「孟子須熟理重讀，論語亦要請王先生講解一遍，你再自習，總要以澈底明白書中的意義為止。你於中文如能懂一部四書的意義，又能熟讀一冊左孟莊騷菁華，則以後作文就能自在了。每篇總要讀三百遍，那就不會忘記了。」

不久又來信叮嚀地說：

「孟子文章之好，異乎他書，你如將來要做好文章，必須熟讀孟子。」

平凡平淡平實的蔣經國先生

父親所以特別提示我要熟讀孟子，不但要我學會他的筆調，能做好文章；同時更教我從思想上注重下列的幾段文字：

①「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鷄、豚、狗、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數口之家，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②「自暴者，不可與有言也，自棄者，不可與有爲也。言非禮義，謂之自暴也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，謂之自棄也。仁，人之安宅也，義，人之正路也。曠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；哀哉！」

③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；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人恆過，然後能改；困於心，衡於慮，而後作；徵於色，發於聲，而後喻。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恆亡。然後知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也。」

這裏，第一段的意思是指出：一個革命救國的遠景和藍圖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從事革命工作的目的，一切要爲着人民安樂和國家富強，力求達到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的境地。第二段指出行己立身，不可自暴自棄，定要居仁

由義。第三段指出革命事業及人格的完成，並非一蹴而就；必須經過許多艱難困苦的環境，和各種難堪和不可忍受的磨折；甚至遭人污辱毀謗，亦當逆來順受，然後可以達到。寫到這裏，我想父親一生的遭遇和堅苦奮鬥，而有今日這樣的成就，與這一段話所說的完全相同。古人說：「能受天磨方鐵漢，不遭人忌是庸才；」確為經驗有得之言。

父親有時教我讀伊索寓言，並且喜歡講其中有意義的故事，來啓示我們。如講龜、兔賽跑，為什麼跑得慢的烏龜會走到前頭，跑得快的兔子反而落後呢？這就是告訴我們做事要有恆心。又如講一犬啣肉過橋，見水裏另有一犬啣肉，不曉得是自己的影子，想一併取得，終於把原來所啣的一塊肉也丟下去了。這就是諷刺得寵望蜀，貪得無厭的人，結果反而得不到好處。父親講時娓娓動人，使我們百聽不厭。

我回國以後，父親又要我讀曾文正公家書和王陽明全集，尤其對於前者特別注重。父親認為曾文正公對於子弟的訓誡，可做模範，要我們體會，並且依照家訓去實行。平常我寫信去請安，父親因為事忙，有時來不及詳細答覆，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訓的第幾篇代替回信，要我細細去參閱。偶或因我報告身體有病，父親回信就說是我沒有好好地讀曾文正公家書的緣故；因為那書裏面對於

如何保持健康，是說得很詳盡的。父親又常常把自己閱讀過的各書交給我讀，書中不但有父親親筆的圈點、批語和心得，並且還將重要的地方用記號提示出來；由此可以想見父親教我讀書，是如何煞費苦心啊！

父親因為我童年就已出國，而在外國時間又太久，怕我對於中國固有的道德哲學與建國精神，沒有深切理解；所以又特別指示我研讀 國父遺教。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來信說：

「你以後看書，應多注重中國固有道德，建國精神與其哲學。孫文學說一書，實為中國哲學之基礎；而三民主義則為中國哲學之具體之表現，譯文決不能澈底闡明其精神。俄文譯本更將其中之精華含棄未譯，故你應將孫文學說看完二遍之後，即看三民主義中民族、民生與民權各講之原書全文；並應將其心得批評之點摘記另錄，以備呈閱。民生主義中，批評馬克斯主義各節，尤為重要；應切實用客觀態度，悉心研究。看完主義之後，再看軍人精神教育一書，亦在中山全書之中；如能了解以上各書，則中國之政治、社會、經濟與哲學，皆可得其基礎矣。」

除了研究三民主義書籍之外，父親又要我廣泛的閱讀經、史、子、集，使我了解中國的史地和哲學。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來信說：

「此時你應在家安心練習漢文，研究歷史與哲學，使為他日國家與社會服務；不愧為蔣氏之子，為最要。你的學問、經歷，以及到俄後至今回國之間，十餘年來，每年每月個人生活之經過，可先作一具體有系統之報告；再述你以後個人所抱負之志願，以及能力所及與你所希望之工作，以備考驗。總之，中國人必須先知中國歷史哲學與政治社會以及經濟之實情，方得為中國良善之國民；此乃你應澈底覺悟者。近閱你的文字甚生硬，應速練習行書與楷字。大凡中國之經、史、子、集各種書籍，武嶺學校圖書館皆備有也。」

不但如此，父親更一再要我把已讀過的書本，加以溫習，並要把精選過的古文讀得爛熟。民國二十六年來信說：

「現在要文章進步，第一還要多讀古文，並須讀得爛熟，背之再背；大約每篇古文至少要讀一百遍以上，到月底並須將從前所讀者全部理習一遍，如尚生疏，則再誦讀，必須再能背誦，毫無阻格，然後方休。如此則三個月之後，約可有三十篇長文可以背誦，則文筆必暢順矣。若能有百篇古文爛熟於胸中，則能成文豪矣。習字尤為要緊！」

父親這樣諄諄不倦的訓示，於今我的記憶猶新；只因為後來工作太忙，沒有好好照預定的計劃，澈底做到，委實有負父親期望，深覺慚愧！

此外，父親還指導我研究英文、數學的方法，和讀書的次第。我任贛州專員時，曾奉到父親民國三十年八月七日的來信說：

「你來稟稱，每日學習英文與算學約佔六小時之時間，此欲速助長之弊，為學者用功之大害。欲速，則必不達；助長，無異揠苗，不僅無益，而反有害也。你學數學，只要知其基點；例如代數之方程式，幾何之定理等，使研究各種學問時與應用數學時，皆能了解其方式而已，不必求其精進，亦不必牢記熟習，故每星期有六小時學數學，為最多，如事務太忙，則減至三小時亦可。如此，每星期果有三小時至六小時之學習，每星期繼續不斷，則兩年之內，凡普通之代數、幾何、三角等數學，皆可畢業；故不必過急求速也。至學英文，則每星期亦以六小時為限，先注重文法與生字，然後再進一步，注重會話，總以先能看其文字為主，再進一步則習會話。你俄文已有基礎，則學習英文甚容易，故不必求之太急。但外國語文之進步，只要有恆無間，而不在貪多務得耳。總之，你已年過三十，記憶力已退，而悟力增强，若持之以恆，不患其不通；而患其用腦太過，致蹈揠苗助長之害。故各種學問，不必強求不忘，但求其領悟學理與了解其應用方法可也。」

同月二十四日，又告訴我研讀易經和明儒學案的道理；並鼓勵我先看曾文

正和胡林翼的書牘。來信說：

「余近來，每日必撥冗讀易經與看明儒學案，自覺精神與學力皆有進步；惟此書非到五十歲以後不易得益耳。此時兒應多看曾文正、胡林翼等書牘與家書；有時能選古文觀止中二三十篇，使之熟讀成誦，能隨時默識背誦；則提筆作文，自能得左右逢源之趣耳。」

以上是父親教導我讀書的方法和次第。

父親對我的教育，很注意接近環境。所謂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」記得我小時候住在家鄉，父親認為鄉下的風氣太閉塞，見識不廣，要我到上海去住。後來又覺得上海是繁華的世界，罪惡淵藪；少年人住久了，將有不良的影響，故又送我到北平去。有時我寄住在親戚家裏，父親對這些親戚的家庭生活或習氣，也十分注意。古人說：「與善人交，如入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，與之俱化矣。與惡人交，如入鮑魚之肆，久而不聞其臭，亦與之俱化矣。」因爲耳濡目染，移人最深；所以 父親爲我擇師，教我交友，都是極端嚴格和審慎！

父親對我的教訓極嚴，特別注重修齊的道理；因爲 父親秉性純孝，而又繼承中國數千年的傳統，認爲治國始於齊家的。民國九年曾寫信給我說：

「汝在家，對親須要孝順，對長上須要恭敬。」

民國十一年在桂林，於清明節前，曾寫信指示說：

「清明節近，我大約不能回到家中來拜掃祖母的新墓，心甚不快。到清明一日，要你托才火伯伯，到祖母墳上多種幾百株樹。」

十二年又來信告訴我說：

「對師長要敬重，對同學要和氣。」

父親這樣諄諄訓誨，凡由家庭的孝行，推而至於尊師尚友，是沒有一件事不對我關心的。父親又教我要養成高尚的道德和互助的精神。民國十二年十月有信指示我說：

「一個人第一要遵守規則，就是自己『道德高尚』。這個道德，並不是拘謹束縛不動的，只要守着一切規則，不去侵犯人家的自由，如其可幫人家忙的時候，自然要盡力去幫；這叫做『互助』，亦就叫做『公德』。」

父親不但要我養成公德心，不可侵犯人家的自由，同時還要我發揮「同情心」，儘力去幫助人家。我自少至今，一舉一動，幾乎都受這種教訓的影響和約束。

父親生平很討厭人們有倚賴的心理，尤其厭惡托庇他人以貪圖富貴的人們